

花丛中的 小鸟们

□张海华 文/摄



暗绿绣眼鸟在吃樱花的花蜜

花中最常见:绣眼

那么,哪一种鸟在花丛中出现的概率最高呢?据我多年在宁波拍鸟的观察经验,这第一名恐怕非暗绿绣眼鸟(简称“绣眼”)莫属。

绣眼很小,只有麻雀的三分之二那么大,这黄绿色的小不点具有显著的白眼眶,怎么看都是透着机灵的可爱小鸟。它们喜欢成群结队,总是“兹、兹”地轻声叫着,呼朋引伴,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。绣眼有着纤细而略弯的喙,它们在枝上站定后,便把嘴探入花朵中,贪婪地吮吸甜美的花蜜,随即又换一朵花继续吃花蜜。而且,仗着灵巧的身体,绣眼吃花蜜的动作还特别花哨:它们有时会“倒挂金钩”,将嘴探入悬挂在枝条下的花朵中吸蜜;有时甚至会在空中高速振翅悬停,以找好“下嘴”角度,迅速品尝美味。

我拍到过绣眼在各种早春开花的树上觅食的照片,如梅花、樱花、紫叶李、红山茶等。显然,这是花儿们所欢迎的,因为小鸟在这过程中弄得满嘴花粉,无意间便高效地帮助植物完成了异花授粉。

当然,当天气真正回暖,昆虫渐多,绣眼捕虫的本领也不小。特别是在育雏期,为了哺育雏鸟,亲鸟会拼命捕虫。有一次,我在拍摄绣眼育雏的时候,特意留意起绣眼捕到的虫子的种类来,半天左右就看到10种左右:青虫、苍蝇、蜜蜂、小螳螂、飞蛾、蜘蛛等,什么都有。

顺便说一下,宁波目前有记录的属于绣眼鸟科的鸟就两种,其一是暗绿绣眼鸟,为四季常在的留鸟,无论在城市还是郊野,都不难见到;其二是罕见的旅鸟(即只是迁徙路过的鸟),即红肋绣眼鸟,一种体侧的肋部为红色的绣眼。

冬末春初的宁波,开花的树木并不多,身边常见的、有较高观赏价值的主要有梅花、樱花、玉兰、紫叶李、茶花等。这个时节,大地萧瑟,鸟类的食物比较缺乏,此时集中绽放的花朵,往往会为小鸟们“创造”大量觅食机会。因此,如果你喜欢观鸟的话,在赏花时就一定会发现,上述植物开花的时候,常会引来各种小鸟。

我发现,多数鸟儿是来吃花蜜或直接啄食花瓣,但也有的鸟儿则“别有所图”,总之十分有趣。这里,我就为大家讲讲早春花丛中的鸟儿们的故事。

花中最贪吃:白头鹎

相对于以吃花蜜为主的绣眼,白头鹎(bēi)可就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吃货了,而且这“吃相”有时候还不大好看。

白头鹎是宁波最常见的鸟,在城市里的易见程度我看超过麻雀。论个子,它大约是绣眼的两倍大,嘴也厚不少;羽色以橄榄绿为主,后脑勺羽毛为白色,因此相当好认。这种鸟性情活泼,爱鸣叫,不甚惧人。

白头鹎什么都吃。早春,当柳芽新绽、玉兰花开之时,它们便成群结队,或随柳枝起伏,或占玉兰之冠,尽情啄食新叶与花瓣,有时还会把花瓣啄得乱飞。

白头鹎也会吃花蜜,但没有绣眼那么常吃。去年2月底,宁波植物园内部分早樱开了。十几只白头鹎占据了一株樱花盛放的树,它们站在枝头,俯身、探头,把舌头伸入花朵深处,尽情吮吸那蜜甜的汁水。现场“啾啾”的鸣叫声不绝于耳,显然它们十分快乐。

宁波常见的鹎类有5种,除白头鹎外,还有黑鹎、领雀嘴鹎、绿翅短脚鹎与栗背短脚鹎。后4种鹎,主要生活在山区,除领雀嘴鹎我未曾见过吃花蜜外,其余3种均爱吃花蜜。

前几天,在北仑柴桥的山里,我见到路边几株花繁叶茂的红山茶上有不少小鸟,走近细看,发现它们中绝大部分是绣眼,其中有一只是绿翅短脚鹎。但见这只绿翅短脚鹎先是站在一根枯枝上观望,之后猛地下扑,双脚抓住花苞下的细枝,然后奋力扑腾着翅膀,尽力让自己保持平衡;与此同时,它将嘴探入花苞内——是的,我没有说错,它没有选择一朵盛开的花,而是选了一个花苞——开始吸蜜,几秒钟后便迅速飞离。

“各有用心”的鸟儿:山雀与伯劳

跟暗绿绣眼鸟差不多大的红头长尾山雀,也常结伙出现在梅花或樱花丛中。这种小小鸟的头部由棕红、黑色、白色3种色块构成,像是浓墨重彩画上去的京剧脸谱。最有趣的,是它那小小的眼睛,黑眼珠外面有一圈白框,因此从正面看它,总觉得它的小眼神很迷茫。

红头长尾山雀异常好动,总是快捷无伦地在枝叶间飘飞,一起乱哄哄地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。在花丛中,这些小家伙攀住枝条,东张西望,显然是在寻找食物,然后会低头啄几口,不知道是在吃小虫还是别的东西,具体看不清。反正,我没有见到它们在吸食花蜜。

大山雀是红头长尾山雀的近亲,以善于捕虫著称。不过,早春天气尚寒,虫子很少,它们也只好吃点植物类的食物了。我曾拍到大山雀在啄食梅树枝条上的嫩芽。

最后讲一下关于棕背伯劳的趣事。宁波的伯劳有多种,最常见的就是棕背伯劳。伯劳虽然不是鹰隼类的猛禽,但也长着有弯钩的喙,善于捕食其他小动物,故有“屠夫鸟”之称。有一次,我先看到一只棕背伯劳站在梅树的顶端放声歌唱,显然心情很不错。过了一会儿,它飞到了花丛中,扭头东张西望,目露“凶光”。忽然,它迅猛地扑了出去,在我还没有看清楚的时候,它已经把猎物捕到了。我赶紧举起镜头一阵连拍,这时才发现它在吃一只原本在采花的蜜蜂!



在梅花丛中伺机捕食的棕背伯劳